

談古道今

李洪現

是的，一個社團能團結一致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只要我們翻一翻超社的歷史，便可以約略窺見一斑了。

我相信超社團結最大的表現，無過於在大村，其原因只是由於一次女子籃球決賽評判員的不公允，便激發了五十餘個紅白兒女的團結心，這些確的是值得一談的。

超社自從這次女子籃球決賽以後，跟着便發揮了牠最大的力量，牠的團結，是超社有史以來，最堪誇耀的。在青山曾經籌備就緒，因為戰事而粉碎了的「超社日」的計劃，在這裡也實現了，雖然舉行的方式不同，從「超社日」而變為「走召佳節」但却充分表現了團結就是力量，這裏面有完全創作的話劇數齣，有歌詠隊四隊，合作的精神，熱情的交流，無不令人心曠神怡。

我們更以一社的力量，為籌募「南中期刊」復刊經費而挑戰全校各社團任何球類，其得失如何，我們毋容計及；同時我們又舉行了一次「南中晚會」，裏面有自導自演的歌劇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，有大村首次出現的管絃樂隊，有自編自導自演的滑稽劇「差利晚會」，有觀而無不流淚的悲劇「激流」，「節演「家」中的「鳴鳳跳井」一幕二場，有口琴隊，有合唱團，有不勝枚舉的「散手」，而活動廣告，更別開生面，其會場佈置的偉大和新奇，曾參與斯會的，我相信至今莫不津津樂道。

然而，超社能團結，能通力合作，在物質絕對缺乏的條件下，還有這種表現，是否只是一次偶爾的機緣所激動呢？我相信問題不會如是簡單，這裡我們得一定感謝當日的社座和諸位負責的職員領導底努力，他們既任勞又任怨，從不忽畧任何大多數社友的興趣，因此，也就使每一個社員拿出了他們的力量，超社能興盛一時，確非無因，使今日的社友，緬懷往昔，也是由來有自。

今日是超社十二週年紀念的一天，歷年所得，不無多少感想。過去的光榮，固然值得我們矜誇，而今後社務的能否欣欣向榮，也同樣值得我們考慮的。

也許有人說，社務的發展，在中學時代較為容易，因為那時年青，熱情，由於好奇心的驅使，對於社務的推展，不會漠視無睹，現在是大學了，對於社團的工作，覺得一亦不過如是，從不熱烈參加，這是大學時代辦社困難的地方，這些也許有其片面的理由，不過我不敢完全接受的，須知決定一個社團的興替，要視乎領導者的努力和被領導者合作的程度，而兩者之間，又是相輔相成的。

我不否認，大學生對於社團的興趣較中學冷淡得多，不過事在人為，相信努力的結果，大約不會得到冷落消沉的報酬，只要我們認清楚社團建立的目的，總會有多少幫助的，超社近來似乎比以前沉默得多，原因怎樣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但是事實擺在目前，我們也犯不着文過飾非的；站在私人立場，我不願說，站在大前提的立場上，却又不得不說，前後超社自成立至今，已經十二週年了，前後

長成了百餘個紅白的兒女，在嶺南的社團中，是有其顯著的地位，過去的光榮，永遠留在我們的腦海中，但是，現在的情形怎樣，我想大家都相當明白，也許這是大學裏流行性的傳染病，不過，我們忍心使社務走向斜坡？超社是大家的，超社好，我們固然沾沾自喜，但假如超社不好，我們亦應同負其咎。故此超社的好壞，是關乎大家的面子的，例如前月「大學四社聯歡」席上，某社代表所說的幾句「台詞」，未知本社「熱烈奔走」的幾位社友聽了之後有什麼感想？假如我自己在場的話，我是會羞至無地自容；不過空洞來風，其來有自，也許是本社社員未能熱烈參加以致別社同學對我們表示不滿，而其實本社社員本身又有多少人表示意呢？真的，超社年來開了幾次會（即是幾次跳舞會），每次有多少社員確實知道其開會的方式和意義呢？很慚愧，我自己參加的次數是少得可憐，也許是因為我和他們隔膜，所以我因為不明白其性質而少參加，因少參加而更隔膜，因此……但除我一人之外，同樣不明所以而致無從參加的社友也大乏人，那末社務又有什麼辦法不暫時宣告沉默呢？

一個社團裡面，是不能分你我的，更不能有階級之分，社團裡面的工作，每一件都是為大多數社員的興趣而設，少數人的興趣，只好請他們暫時……因為領導者和羣衆脫了節，那將產生出什麼結果呢？這即是說，社一切的活動，應以大多數社員為根據，我們是不能忽畧某一部份，因為這樣，你將失去了這部分，繼續下去，也許將結束你的全部。

最後，我希望超社的每一個社員都能負起其應有的責任，更希望負責的也能給與社員們以有負責機會的啟示。